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一

神宗皇帝

修兩朝國史

熙寧十年五月戊午詔修仁宗英宗兩朝正史 七月辛未上御資政殿監修國史吳充率脩國史宋敏求編修官王存黃履林希以仁宗英宗紀草進呈上服靴袍內侍進案敏求進讀上立聽顧問終篇始坐 十月甲申修國史院奏近編修官黃履言國史不須立符瑞道釋志及乞修表竊惟太史公書封禪班固志郊祀范蔚宗志祭祀而歷代之史又有方技列傳然則符瑞道釋亦可分附於志傳之間不須特立其名又紀傳雖備而未有表今既修之恐

不可無也本院看詳齊書有祥瑞志天聖中史官以真宗  
崇建宮觀符瑞屢錄逆著二志以載其事今撰仁宗英宗  
正史若與舊三朝史別為書則不須著此二志若通為一  
書則恐真宗朝事無所統繫況未奉朝旨通修所乞立表  
欲依履所請詔立表不從餘俟通修國史日別取旨是時  
已命宋敏求修公卿百官表而履等不知也 元豐元年  
七月庚寅知禮院大理寺丞集賢校理曾肇兼修國史院  
編修官肇奏臣史學不如臣兄鞏乞回所授不聽 四年  
七月己酉詔朝散郎直龍圖閣曾鞏素以史學見稱士類  
方朝廷叙次兩朝大典宜使與論其間以信其學於後其  
見修兩朝國史將畢當與三朝國史通修成書宜以鞏充

史館修撰專典史事取三朝國史先加考詳候兩朝國史  
成一處修定仍詔鞏管勾編修院鞏所為文章句非一律  
雖開合馳騁應用不窮然言近指遠要其歸必正於仁義  
至於行不能違其文也呂公著常評鞏以為人不及議論  
議論不及文章 八月庚申史館修撰曾鞏兼同判太常  
寺詔鞏專典史事更不預修兩朝史上曰修史最為難事  
如魯史亦止備錄國事待孔子然後筆削司馬遷材足以  
周物猶止記君臣善惡之迹為實錄而已王珪曰近修唐  
書褒貶亦甚無法上曰唐太宗治僭亂以一天下如房魏  
之徒宋祁歐陽修鞏尚不能窺其淺深及所以成就功業  
之實為史官者材不足以過其一代之人不若實錄事迹

以待賢人去取褒貶爾 十月甲子史館修撰曾鞏言臣  
誤被聖旨付以史事祖宗積累功德非可形容竊惟前世  
原本推功必始於受命之君以明王迹之所自商頌所紀  
由湯上至於契周詩生民清廟本於后稷文王宋興太祖  
開建宏業更立三口為帝者首陛下所以命臣顯揚褒大  
之意固以謂太祖雄材大略千載以來特起之主國家所  
由興無前之烈明白暴見以覺悟萬世傳之無窮臣竊考  
舊聞旬月次輯太祖行事揆其指意所出終始之際論著  
於篇敢繕寫上塵臣內者大懼智不足以究測高遠文不  
足以推闡精微使先帝成功盛德晦昧不彰不能滿足陛  
下仁孝繼述之心仰負恩待無以自贖伏惟陛下聰明睿

知不世之資非羣臣所能望如賜裁定使臣獲受成法更  
去純繆存其可采繫於太祖本紀篇末以爲國史書首以  
稱明詔萬分之一詔曾鞏今所擬修史格若止如司馬遷  
以下編年體式宜倣前代諸史修定或欲別立義例即先  
具奏 辛巳史館修撰曾鞏言臣修定五朝國史要見宋  
興以采名臣良士或嘗有名位或素在邱園嘉言善行歷  
官行事軍國勲勞或貢獻封章著撰文字本家碑志行狀  
口述或他人爲作傳記之類今所修國史須當收采載述  
恐舊書訪尋之初有所未盡乞京畿委開封知府及畿縣  
知縣外委逐路監司州縣長吏博加求訪有子係者延至  
詢問所有事迹或文字盡因郡府納於史局以備論次或

文字稍多其家無力繕寫即官為備寫校正其嘗任兩府  
兩制臺諫官之家家至詢訪各限一月發送史局并中書  
編集累朝文字及樞密院機要文字共累朝御札詔副本  
送本局以備討論從之 五年六月甲寅修兩朝正史成  
一百二十卷上服靴祀御垂拱殿引監修國史王珪修史  
官蒲宗孟李清臣王存趙彥若曾鞏進詣紀傳賜珪銀絹  
千宗孟六百各賜襲衣金帶改官並聽辭免珪賜一子緋  
章服清臣存彥若鞏各遷一官同修史官孫頌黃履林希  
蔡卞劉奉世各賜銀絹有差故相吳克銀絹六百故史館  
修撰宋敏求百五十內侍押班石得一再任皇城司 八  
月丁未以兩朝國史書成燕垂拱殿 二年四月戊寅罷

修五朝史

奉太皇太后 二王附

治平四年正月丁巳英宗崩神宗即位 己未尊皇太后  
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 丙辰昌王顥樂安郡王顥  
乞解官行服不聽昌王顥進封岐王樂安郡王顥進封嘉  
王 熙寧七年二月庚午岐王顥嘉王顥言皇子已授節  
藩况開府置官不可不備臣等所居東宮之地當為子舍  
以待儲副非諸侯所當久寓也望賜臣等外居詔答不允  
曰朕上承先帝兩宮顧口豈以子舍之嫌而有問天論之  
愛顥等又言唐故事十王宅百孫院並在安國寺東不處  
皇城之內伏望察臣懇誠庶安臣子之分詔又不允 八



年閏四月丁巳岐王顥嘉王顥言蒙遣中使賜臣等團玉帶各一條準閤門告報已著爲朝儀臣等乞寶藏於家不敢服用不許上命工琢玉帶以賜顥等固辭不聽請加佩金魚以別嫌詔以玉魚賜之 上嘗與二王擊毬戲賭玉帶顥曰臣若勝不用玉帶只乞罷青苗市易上不悅 元豐二年三月岐王顥之夫人馮侍中極之曾孫也夫愛於王屏居後閤者數年是春岐王宮遣人尋撲滅夫人聞有火遣二婢往視之王見之詰其所以來二婢曰夫人今視大王耳王乳母素憎夫人與二嬖人譖之曰火殆夫人所爲也王怒命內知容鞠其事二婢不勝考掠自誣云夫人使之縱火王杖二婢且泣訴於太后曰新婦所爲如是臣

不可與同處太后怒謂上必斬之上素知其不睦必爲左  
右陷之徐對曰彼公卿家子豈可遽爾俟案驗得失然後  
議之乃召二婢命中使與侍講鄭穆同鞠於皇城司數日  
獄具無實又命望善馮浩錄問上乃以具白太皇太后因  
召夫人入禁中夫人大懼欲自殺上遣中使慰諭曰汝無  
罪勿恐且命徑詣太皇太后宮太皇太后慰存之太后與  
上繼至詰以大事夫人泣拜謝罪曰乃縱火則無之然妾  
小家女福薄不足以當岐王仇儼幸赦其死乞削髮出外  
爲尼太后曰汝詛詈岐王有誅曰妾乘忿或有之上乃罪  
乳母及二嬖人命巾使送夫人於瑤華宮不拔戴舊俸月  
錢五十緡更增倍之厚加資給曰俟王意解當復迎之

四月癸卯太皇太后皇太后幸金明池上扶太皇太后登輦又豫爲百寶酒卮於是馳以上壽十月庚戌以太皇太后服藥德音降死罪因流以下釋之詔太皇太后遣豫日久命輔臣等分禱天地宗廟社稷壬子詔以太皇太后不豫度在京宮觀寺院重行爲僧尼道士令御藥院於啟聖院作大會以度牒授之乙卯太皇太后崩於壽慶宮百官入班宮庭時宰臣吳充以疾不至王珪升西階宣遺詔園陵制度依昭憲明德皇太后故事施行上事右極誠孝所以娛悅后無所不至在宮中從后行必扶掖視膳定省惟謹后侍上慈愛天至上御朝稍晚后必自至屏扆後候之或自持飲食以食上始終十餘年外廷無由備知

本朝故事外家男子未嘗入謁后既高年多疾弟佾亦老  
上爲后言宜數召見以自慰釋后輒不許請遣佾官亦不  
許一日佾因侍上從容上固爲之請得入謁后乃許之上  
自與佾同至後閣坐少頃上先起令佾得伸親意后遽謂  
佾曰此非若所當留也輒遣隨上出及崩上哀慕殆不勝  
喪后卧內緘封一通上發視之則舊合同寶也仁宗時因  
火失寶更鑄之後淘井得舊寶故后藏之通中而人無知  
者十一月戊辰詔諸路並禁樂至卒哭既而禮院言樂  
禮葬而後虞虞而後卒哭卒哭而後祔景德中明德皇后  
百日爲卒哭卒哭後不禁樂以百日爲卒哭蓋古之士禮  
不當施於朝廷乃詔改卒哭爲百日 壬辰翰林學士章

博言宜以祖宗之命奉上太皇太后尊諡曰慈聖光獻詔  
恭依 十二月甲子禮院言唐開元六年太常以昭成皇  
太后諡號不應稱太禮部奏曰八廟稱后義繫於夫在朝  
稱太后義繫於子命百司文牒及奏狀恐不合除太字如  
諡冊入陵神主立廟即去太字奏可 三年正月發旨詔  
大行太皇太后鹵簿不用繹稍內臣二十四人捧梓宮  
三月詔大行太皇太后靈駕發引日聽高麗使陪位 已  
亥詔大行太皇太后皇帝創為地官非嘉祐治平故事安  
厝梓宮須別為規度可命都大提舉修奉宋用臣專一管  
勾 甲寅大行太皇太后發引上至慶壽殿步導梓宮且  
行且哭至宣德門外立班俟時號恸不絕聲王珪及雍王

顯曹王顯更進開釋不能止百官士卒咸動悲回高麗使  
至於出涕靈駕既行上袞服還內百官辭靈駕於板橋逆  
改常服入門明日詣閭門進名奉慰又慰皇太后於內口  
門上自庚戌不視事丙辰始御崇政殿至祔廟乃御前  
殿三月癸酉葬慈聖光獻皇后於昭陵己丑上以慈  
聖光獻故大推恩於曹氏於后為兄弟行者進三官子行  
者進兩官孫行者進一官凡被賞者百餘人且欲以僧為  
正中書令呂公著言正中書令自宋興以來未嘗除人况  
不帶節度使即宰相也非所以寵外戚上曰此誠濶典第  
不如是不足以稱厚恩爾公著固爭乃以節度使兼中書  
令他日僧又奏臣鄉除兼侍中三子皆以臣故進官今除

中書今亦乞用前比進三子官公著言佾除兼侍中曹氏  
子孫皆不遵故特以佾故進其三子今佾三子已用佾恩  
進兩官矣豈可復加上曰理固如此第以元舅之請不可  
違爾上又曰褻寵外戚誠非國家美事願以慈聖光獻有  
功于孫宗社宜優恤其家爾公著因言自古亡國亂家不  
過親小人任官官過女謁寵外戚等數事而已上深以為  
然時王中臣宋用臣等用事公著假此以諷上既違薛向  
嘆曰公乃敢言如此事使向汗流浹背 六年十二月戊  
寅右諫議大夫趙彥若言王事之本陰陽為先月令孟春  
之月命相布德和令施惠行慶下及兆民所以致愷聲而  
遠陽氣是以王者游豫燕飲與衆人同樂臣比陪從至繼

仁殿竊見聖情思慕猶如前時公卿侍臣無不惻楚少陽  
用事生氣尚微若孝思發中或復感動慮於時令有所未  
順欲望將來繼仁殿所陳服玩酌獻之初暫從隱蔽抑思  
聖意奉承天時無虧孝慕之誠以順陽和之命自景靈新  
宮十一殿成上海行獻軒之禮凡百餘拜及繼仁殿必哀  
慟良久禮畢進湯大哭或宣曹評曹誘行家人禮至是孝  
若以為言上深嘉獎之然猶不聽

聖德

治平四年四月庚午上出諸州貢物名件自漳州山薑花  
一萬朵已下至同州樞梓二千顆凡四十三州七十種手  
詔曰四方八貢雖云古禮考之禹制未有若茲之繁也今



則一郡歲有三四而至者言念道路之勤疲費亦廣至聞  
主押牙校有棄業終身不能償者耗盡民力莫不由斯又  
所貢物多飲食之類雖闕之亦無害書不云乎不作無益  
害有益非謂此邪朕甚不取自今其悉罷之 熙寧元年  
七月己卯羣臣表上尊號曰奉元憲道文武仁孝詔不許  
及第三表司馬光八直因言上尊號之禮非先王令典起  
於唐武后中宗之世遂為故事因循至今太祖開寶九年  
群臣上尊號有一統太平字 太祖以燕晉未平却而不  
受以是見聖人之志苟無其實終不肯有其名也 太宗  
端平二年詔自前所加尊號盡省去且曰以理言之皇帝  
二字亦未可兼稱朕欲稱王但不可與諸子同而群臣懇

請乃受法天崇道四字而已其後終身不復增益先帝治  
平二年辭尊號不受天下莫不稱頌聖德不幸次年有詔  
設之臣言國家與契丹常有往來書彼有尊號而中國獨  
無足為深恥於是羣臣復以非時上尊號者甚為朝廷惜  
之昔漢文帝遣單于書以尺一牘單于答以尺一牘自稱  
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未聞文帝復為勝大之  
名以加之學者至今稱文帝謀德之美未嘗以為可恥也  
詔賜光曰朕方以淫雨地震日虞傾禍被此鴻名有慙面  
目誠如卿言可善為答辭非是欺眾以邀名遂終不許  
二年四月丁酉朔羣臣拜表上尊號曰奉元憲道文武仁  
孝詔答不允曰今災變屢出可亟罷此號雖加虛名浼余

先是上謂執政曰尊號於朕無益加損縱有百字亦何益然受與否於人情孰安曾公亮曰人情固願陛下受之富弼曰陸贄勸德宗不受尊號顧其時與今異上曰其時在播遷之中安石曰陛下受尊號人固以為宜即緣變異多謙屈而不受亦自為美然受與不受於理皆可也陛下能深見受與不受無加損之理則此事在陛下裁度上曰三尺童子亦知無加損也遂降此詔八月丙申司馬光上疏曰陛下日出視朝繼以經席將及日中乃還宮禁入宮之後竊聞亦不自闕省閱天下奏疏羣臣章疏達至昏夜又御燈火斫味經史博覽羣書雖中宗高宗之不敢荒寧文王之日晷不食臣以為不能及也然孜孜求治于今三

年而功業未著者殆未得其體要故也 九月壬申先奏  
圖練使向維為濰州防禦使知陳州是時上方以政事試  
練天下之材下至布衣疏遠或州縣吏有以片言小善不  
知其人而起擢不日至侍從者至宗室戚里恩澤之家則一  
以秩序平進拘以歲月少所徵冀維由是亦頗欲以才自  
見數請補外故有是命 四年十一月甲申詔蠲天下見  
欠貸糧總計米一百六十六萬八千五百石有奇錢十一  
萬七千四百緡有奇上以訪路氏欠貸糧積日已久歲值  
索無已時故盡蠲之百姓聞詔莫不稱慶 七年三月乙  
丑詔中書曰朕涉道日淺昧於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陰陽  
之和乃自冬迄今早暝為虛間詔有司損常膳避正殿既

以塞責消變歷月滋久未蒙休應中夜以興震悸靡寧意者朕之聽納不得於理歟獄訟非其情歟賦斂失其節歟忠謀諫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歟何嘉氣之久不效也應中外文武臣僚並許實封言朝政闕失三事大夫其務悉心交儆成朕志焉翰林學士承旨韓維之辭也先是維對延和殿上曰久不雨朕夙夜焦勞奈何維曰陛下憂憫旱災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願陛下痛自責已下詔廣求直言以開壅蔽大發恩令有所蠲放以和人情上感悟即命維草詔詔出人情大悅七月癸卯羣臣請加尊號曰法天憲古文武詔不許自是五上表終不許元豐二年四月辛丑幸金明池觀

水塘然射瓊林苑上射中的羣臣稱賀乃命羣臣射又特命  
樞密副都承旨張誠一射酒罷御苑門觀軍士射柳枝上  
自即位至是始再幸池苑後不復至矣 癸酉羣臣奏事  
垂拱殿御衣有蟲自襟沿至御中上既拂之至地視之乃  
行蟲其蟲善入人耳上亟曰此飛蟲也蓋慮治及執御者  
而掩之實非飛蟲也 五年八月癸亥知安州滕甫言內  
供奉謝裡奉旨買紅花萬斤今又繼買五萬斤而一州所  
產止二萬斤耳恐不足數上亟詔寢之 十二月己未梓  
州奏奉詔收買青綠彩色凡二千斤已計綱起發餘數見  
計置收買次上批速降指揮罷買恐勞民故也 六年八  
月己酉前桐城縣尉周諤上書言四事其一言朝廷已赦

西夏許修職貢戒邊吏勿妄出兵慮戎人寇邊吏武守詔書  
不出禦敵其二言都城已為崇墉深池非百步之間設為  
樓櫓則不足以備不虞其三欲罷試太學博士口選於教  
官教官則選試於上舍內舍及改科以來有出身進士其  
四乞嚴太學補試之法士嘗豫鄉書者不必補而後入詔  
中書省記姓名 上日聞匭函小臣所言利害無不詳覽  
如此 七年十一月丁未宣德郎太學博士邵材為監察  
御史材宜興人上臨朝甚肅初賜對者往往震懾不稱旨  
材入見延和殿雍容占奏因曰去歲郊祀臣以太學博士  
陪祠事陛下至太廟及圓邱執禮甚嚴陛下臨天下將二  
十年而秉心愈小事天地宗廟愈恭此盛德也然成天下

之大業亦在於持久不倦耳上首肯之 八年三月文臣  
曰上聰明英睿天性孝友事兩宮竭誠盡力天下稱孝慈  
聖光獻太后之喪哀毀過甚既除喪思慕不已歲時獻酌  
每至繼仁殿必哭哀動羣臣禮遇皇后宮庭肅正親愛二  
弟無纖毫之間終上之世乃出居外第待諸公主宗室恩  
義篤備聖學高遠言必據經深造道德之蘊而詳於度數  
每論經史多出人意表間日一御通英講讀雖風雨不易  
禁中觀書或至夜分在東宮素聞王安石有重名熙寧初  
擢輔政虛己以聽之安石更變法令中外爭言不便上亦  
疑之而安石堅持之不肯變其後天下終以爲不便上亦  
不專信任安石不自得求引去遂八年不復召然恩顧不



袁司馬光呂公著雖議論終不合而極口稱其賢勵精求治嘗恐不及總覽萬機小大必親遇休暇猶御殿決事或日昃不暇食至兩宮遣人趨之侍臣有以爲言者上曰朕享天下之奉非喜勞而惡逸誠欲以勤勞之也將定官制獨處閣中考求沿革一年而成人皆不知雖治尚嚴整智勇果斷而造次必以仁恕羣臣進見顧問或不能對上恐其失次輒顧而言他有忤意者雖甚不樂終保全之每當用兵或終夜不寢邊奏絡繹手札處置號令諸將丁寧詳密授以成算雖千里外上自節制機神鑒察無所適情恩威相濟人不敢不盡力如李憲張誠一輩雖甚親用然未嘗一日使其術策無不畏上之威明而莫敢肆欲先取靈

夏滅西羌乃國北伐積粟塞上數千萬石多儲兵器以待  
及永樂陷沒知用兵之難於是亦息意征伐矣在位十有  
九載興爲建立追法三代由漢以下陋而不取而謀冲遠  
託去華務實終身不受尊號此誠帝王之盛德也

政迹

熙寧四年九月癸卯中書言天下選人俸既薄而又多寡  
不一恐不足以勸廉吏今欲月增縣令錄事參軍俸錢至  
十五千米麥四石司理司法司戶參軍主簿縣尉防團軍  
事推官軍監判官錢十二千米麥三石每月通增俸錢一  
萬二千餘緡米麥二千八十餘石其三班使臣短使并押  
綱運並廩費不易欲令三司勘會開畫以聞從之先是選

人原給下者至請錢七千麥兩石而已貧不足自養則往往陷於苟賤不廉之地土闢之故更此法其後三班使臣卒不及增 六年三月壬申詔詳定職田知州藩府三京北成德太原荆南江寧府延秦陽抗潭廣州二十頃節鎮十五頃餘州及淮陽無為臨江廣德興國南康南安建昌邵武軍並十頃餘軍監七頃通判藩府五頃節政四頃掌書記以下幕職官三頃五十畝方傑團練軍事推官軍監判官三頃令丞簿尉萬戶以上縣令六頃丞四頃不滿萬戶令五頃丞三頃不滿五千戶令四頃丞二頃五十畝簿尉各減令之半藩府節鎮錄參比本處判官餘比幕職官藩府節鎮曹官比萬戶縣簿尉餘比不滿萬戶縣簿尉發

運轉運使副比節鎮知州開封府界提點比餘州知州發  
運轉運判官常平倉司提點官比藩府通判同提舉官比  
萬戶縣令發運使勾當公事轉運使管勾文字提點刑獄  
司檢法官比節鎮通判茶何許汝石塘河都大催綱管勾  
機宜文字開封府界提點司勾當公事比節鎮判官總管  
比節鎮知州路分鈐轄比餘州知州安撫路分都監州鈐  
轄比節鎮通判藩府都監知比本府判官承受諸州都監  
都同巡檢都大巡河並比節鎮判官巡檢堡寨都監寨主  
在州監當及催綱撥發巡捉私茶鹽賊盜駐泊捉賊並比  
幕職官巡轄馬遞鎮監糧并諸州鎮寨監當並比本縣簿  
尉諸州路學教授京朝官比本州判官選人比本州曹官

九年五月癸亥知制誥熊本提舉太醫局大理寺丞單  
鑾管太醫局後詔太醫局不隸太常寺專置提舉一員判  
局二員其判局選知醫事者為之每科置教授一員選翰  
林醫官以下及上等學生為之亦許本局察舉在外醫人  
素有名實者以聞願充學生者略試驗收補勿限員常以  
春試取合格者以三百人為額太學律學武學生諸營將  
士疾病輪差學生往治各給印紙令本學官及本營將校  
書其所診疾狀病愈及死經本局管押或診言不可治即  
別差人往治候愈或死各書其狀以為功過歲終比較為  
三等上中書取旨等第收補上等月給錢十五千母過二  
十人中等十千母過三十八人下等五千母過五十人其失

多者本句量輕重行罰或勅出句其受軍營錢以監臨強  
乞取論其諸學病人願與者聽受毋得邀求 元豐元年  
十月丁未重修都城畢工詔知制誥直學士院孫洙撰記  
刻石南薰門上城周五十里百六十步高四丈廣五丈九  
尺外距墻空十五步內空十步自熙寧八年九月癸酉興  
工以內侍宋用臣董其事役羨卒萬人初機輪以登土財  
力皆不出於民初度工五百七十九萬有奇至是所省者  
十之三後洙卒改命知制誥李清臣撰記

十一月己亥宰臣吳克王珪參知政事元絳言功臣非古  
始唐德宗多難之餘乃有奉天定難之號不應盛世猶襲  
陳迹况陛下即位以來上徵號至數十而不許臣等何功

乃例蒙恩乞於銜位之中悉減罷詔答曰唐之中世時屬多虞制為功臣寵厥將吏因仍弗革稱謂實繁溢美過情空名眩實施之近世或適權宜襲於來今固非通制卿等為國丞弼悃悞無華帥先臣鄭願罷功號朕欲嘉嘆其敢弗從宜如所請於是知樞密院馮京繼請從之遂詔管軍臣僚以下至諸軍班銜內帶功臣者並罷 七年六月己巳朔戶部言準批狀提舉汴河司言畿內諸縣民間茶鋪亦乞請買水磨官茶其法施於京師眾以為使府界宜與輦轂下不殊從之候二年立法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一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二

神宗皇帝

審官西院

熙寧三年五月詔國家以西樞內輔贊翌本共任為重矣而徂於舊制自右職升朝以上必兼擇而除授之是以三公府而親有司之為非所以遇朕股肱之憲也今使臣增員至眾非張官置吏以總其事則不足以一文武之法而礪中外之才宜以審官東院別置審官西院差知院官兩員專領閭門祇候以上至諸司使磨勘常程差遣命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齊恢為知院兵部郎中韓煥同知以太常禮院治所為審官西院其禮院歸太常寺直向先是



上論及大使臣磨勘及常程差遣欲付之三班王安石與韓絳以爲不如置審官西院付之上即今置然未嘗與樞密院議也及文彥博等對乃言其不便曰屢與大使臣因差相見尚患不知其人付之審官則愈不知緩急難爲選擇矣上曰欲知之不在數見彥博退上語及西院事安石曰樞密院止是五代分置曾公亮曰欲分宰相權爾上曰前代亂豈緣不分樞密院乎安石曰綱紀修視聽不蔽則人主權自然歸一不然則樞密亦能專權如文洪聲之徒是也五代用武故歧出樞密宰相備位而已非治法也故降是詔議者謂韓絳及安石協謀欲沮彥博且奪其權因建此議然先時大使臣遺差皆屬樞密院無先後名次

時人亦頗患其不平也 六月詔樞密院逐季進納使相  
以下至閣門祇候以上姓名差遣班簿一再今後依此諸  
司使以下至閣門祇候以上并內常侍以上諸司使姓名  
差遣逐季合進班簿令西院抄寫進納使相及正任橫行  
內臣昭宣使以上及樞密院逐房副承旨姓名差遣逐季  
合進班簿令樞密院抄寫進納應臣僚奏舉大使臣奏狀  
令通進銀臺司依逐項發放舉路分都監知州軍以上使  
臣送樞密院本院依前項指先付吏房上脚色訖却批付  
審官西院舉常程差遣等使臣並直送審官西院施行  
此據會要三年六月十八日事今附本日或可刪改

辛巳詔審官西院磨勘使臣依審官東院例引見 七月

甲午樞密院言嘉祐二年詔諸司使攝大將軍副使承制  
崇班小將軍共不過二十人自今攝南班有開欲差知  
州軍路分都監以上得替人如不足即於審官西院除有  
過犯及年未三十未入親民人外取未有差遣人定差

大理寺獄

元豐元年十二月戊午以樞知審判院度支郎中崔台符  
為右諫議大夫大理卿七田郎中直文館權發遣江淮等  
路發運副使塞周輔太常博士權判都水監楊汲為少卿  
丞及檢法官令舉官以聞先是上以國初廢大理獄非是  
以問孫洙洙對合旨於是中書言奉詔開封府司左右軍  
巡院刑獄皆本府公事而三司諸寺監等凡有禁繫並送

三院繫囚很多難以隔訊又盛暑疾氣熏染多致死亡官司各執所見吏屬苦於諮稟因緣留滯動涉歲時深為未便參稽故事宜屬理官今請復置大理獄廳三司及寺監等公事除本司公人杖笞罪非追究者隨處裁決餘並送大理獄結斷其應奏者并天下奏案並令刑部審刑部詳斷大理寺置卿一人少卿二人丞四人專主推鞠檢法官二人餘悉罷應合行事委本寺詳具以聞從之台符等既受命作大理寺凡十有七日而成 二年正月戊子手詔大理寺日者修舉墜典釐正職業俾治官府獄事前代章程湮滅歲久不可復知今所圖畫皆以義起推檢規模不少寬假必難稱鞫苟官吏各懷顧忌於驅遣之際或至違

巡則稽留弊害無肯前者其本寺丞事勘鞠可且依推制院及御史臺例不供報糾察司斷訖徒以上旬具犯由中書樞密院刑房置司及一年別取旨其後及一年乃復詔依開封府例供報糾察司 丁酉置大理寺勾當公事官二員以大小使臣充 二月甲寅詔大理寺官人可依御史臺例禁出謁及見賓客 三月丁丑上批大理寺長貳丞主簿家屬既不在治所如遇休暇宜止各輪一員在寺餘歸休沐庶制可經久人無憚倦其著爲令 九月壬午詔翰林學士李清臣所撰大理寺記凡朝廷修廢官事之本末小大無不該載惟崔台符等首被選掄考舉隆典而能口口滯訟獄無淹日獨不得掛名其間尚爲闕漏宜

送清臣增入 三年正月辛未詔大理寺鞠罪人依開封府例報糾察司後大理寺乞旬具徒以上事報糾察司許之間封官準此仍詔糾察司如察訪得雖非徒以上而出入不當許索文案點檢 六年六月元豐間詔大理兼鞠獄所承內降公事上下皆曰是詔獄也意必傳重少卿韓晉卿獨持平氣實無所觀望人以不寬上知其才凡獄難明及事繫權貴者悉以委晉卿

孔子廟庭配饗

熙寧七年十二月庚寅判國子監常秩等乞立孟軻楊雄像於孔子廟庭仍加爵號又乞追尊孔子以帝號詔兩制與國子監禮院官同詳定後不果行

翰林學士楊繪以為加帝號非是當求繪議附見於此  
范祖禹誌繪墓云繪言不必追尊

元豐二年正月己丑京兆府學教授蔣夔言春秋釋奠以  
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先聖之樽在西先師之樽在東  
肆祭器實牲體盪手濯爵奠幣讀祝拜跪登降進退之節  
與孔子無少異而九人之像坐於兩旁樽酒豆肉不及且  
孔子師也顏子雖大賢與九人者徒也乞下臣議欲禮官  
薦享祝獻顏子降於孔子九人降於顏子以正開元之失  
禮詔禮院詳定禮官言唐顯慶二年長孫無忌議案永徽  
之令改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漢魏以來取舍各異顏  
回夫子互作先師宣父周公遂為先聖今看詳孔子顏子

稱號歷代各有據依難輒更改配享正享禮意本一儀物  
祝獻亦難降殺所乞進九人亦在祀典蓋州縣舊釋奠儀  
未有十哲從祀之文檢會熙寧祀儀十哲皆爲從祀各設  
簋二豆二俎蓋爵各一命官分獻一奠而止乞自今三  
京及諸州文宣王廟十哲像春秋釋奠並準熙寧祀儀從  
之 七年五月壬戌詔自今春秋釋奠以鄒國公孟軻配  
食文宣王設位於兗國公之次荀況楊雄韓愈以世次從  
祀於二十一賢之間並封伯爵況蘭陵雄成都愈昌黎初  
晉州州學教授陸長愈言近封孟軻爲鄒國公謂宜春秋  
釋奠與顏子並配下太常而太常少卿葉均博士盛陶王  
古楊傑辛公佑以謂凡配享從祀皆孔子同時之人今以



孟軻並配非是禮部者詳唐正觀二十一年詔以漢伏勝  
高堂生晉杜預范甯之徒二十一賢與顏子俱配享孔子  
廟堂至今猶爲從祀豈必其同時之人也孟子於孔聖之  
門當在顏子之列至於荀況楊雄韓愈皆發明聖人之道  
有益學者未及配食誠爲闕典伏請自今秋擇奠以鄒國  
公孟子配食荀況楊雄韓愈並以世次先後從祀於左邱  
明等二十一賢之間案左邱明至范甯等二十一人並封  
伯爵乞荀況楊雄韓愈亦封伯爵自國子監及天下至聖  
文宣王廟皆塑鄒國公像其冠服同兗國公仍畫荀況等  
像於從祀之列荀況在左邱明之下楊雄在劉向之下韓  
愈在范甯之下冠服各從封爵均等又以為非是禮部言

均等援據不經無足取者於是從禮部議而有是詔又詔  
學士院修撰贊文

景靈宮繪像

治平元年三月丁酉命內都知任守忠權戶部副使張  
燾提舉三司修造案勾當公事張徽作仁宗神御殿於景  
靈宮西園八月殿成名曰孝嚴別殿曰寧直燾因請圖乾  
興大臣於殿壁繪像自此始

按景靈宮實始大中祥符以奉祠聖祖建天聖初乃易  
其旁之萬壽殿以爲真宗館御之所治平建仁宗之殿  
曰孝嚴熙寧建英宗之殿曰英德而宣祖藝祖太宗之  
殿曰慶基曰開先曰永隆母后之殿曰隆福重徽彭德

廣孝皆舊寓於佛老之宮亦在都邑與夫郊野之外歲  
時莫謁或不克躬行而清蹕所臨動涉塗巷百工執事  
疲於奔走涉降跛倚而不恭殆非所以致齋莊之誠廣  
孝欽之本也神宗天錫聖智超然遠覽功成治定之際  
乃詔有司度宮之東西建六殿爲原廟奉祖宗之靈設  
以昭穆之次列於左右又爲別殿五於其北以奉母后  
其經營締構規模程度靡不素定按圖即工成不期月  
觀者駭異以謂非造化融結孰能若是之壯麗神速也  
又以宣祖潛真隱耀實基王迹麻敷所鍾自口流澤故  
名其殿曰天元藝祖膺命造邦撥亂反正兵不再試五  
版來享故曰皇武太宗親執晉俘混一區夏覆載之內

莫不嚮方故曰大定真宗登封告成文物鼎盛符上  
瑞應圖合謀故曰熙文仁宗德教善政康濟天下涵養  
履露四十二年納斯民於仁壽之域故曰美成英宗誕  
膺景命以紹文祖天人和同遠通綏靖故曰治隆事辭  
稱情名實無爽雲漢昭晰揭諸門闕四方播紳傳誦於  
今不絕

元豐五年九月癸卯修定景靈宮儀注所言儀制今諸廟  
社門宮門各二十四戰唐太清宮九門亦設畫戟竊惟景  
靈宮天興門及宮外門本以欽奉天神不應立戟神御諸  
殿既緣生禮以事祖宗謂宜依儀制今宮門之制每門立  
戟二十四從之 十一月己卯詳定禮文所言壬午景靈

宮奉安輝德殿三后衍慶殿三后欲每殿三位同用一祝  
版不特拜詔每后各用祝版及特拜 辛巳奉安禮儀使  
宰臣王珪蔡確知樞密院孫固門下侍郎章惇中書侍郎  
張璪同知樞密院韓縝尚書右丞蒲宗孟及百官等班集  
英殿門上詣藥珠凝華等殿祖宗神御行告遣禮至慈聖  
光獻皇后英宗皇帝坐號慟久之羣臣莫能仰視於是珪  
等奉神御升綵輿赴集英殿有司請皇帝還內上不聽每  
神御步出殿次第導輿始還宮時將奉安景靈宮至是塑  
像工畢始遷坐於集英殿也 壬午賈明宰臣百官班集  
英殿禮儀使以神御綵輿行奉安於景靈宮 十二月丁  
巳詔景靈宮繪像臣僚木支下兩旁以上取無人食祿者

如俱無人食祿或俱有人食祿均者取最長未均即食祿人少者取最長仍以子孫為次序若子孫亦係繪像本房見無人食祿即更不問別房應推恩人願與以次及別房者聽 六年三月辛巳太學正馬希孟為太學博士以上批自景靈新宮成羣臣獻歌頌者以十數獨希孟之文可觀也 八月乙亥詔自今後執政官除拜赴景靈宮恭謝差閤門祇候或看班祇候一員體直官一員隨逐入殿引揖祇應 十二月自景靈宮十一殿成上每行獻朝之禮凡百餘拜及繼仁殿必哀慟良久 七年正月癸丑吏部言准詔定奪繪像臣僚之家食祿人法者詳致任停俸年七十以上受官事故勒停無叙法殘疾不堪入仕不理選

限之官欲並為不食祿人從之 四月壬辰朝獻景靈宮  
至天元殿觀芝草宰臣王珪等稱賀仍宣從官以上賜茶  
自是朝獻畢皆御齋殿賜茶 九月戊申戶部尚書王存  
言準詔具析安守忠豫繪像因依勘會所采臣僚勲績並  
於國史實錄考求事迹據本傳所載贈太尉安守忠有戰  
功政績當預繪像其捧日左廂都指揮使欽州團練使安  
守忠史冊無載即無豫繪像人數詔景靈宮改繪贈太尉  
安守忠像并推恩其家先是景靈宮繪像管勾官誤以欽  
州團練使安守忠充數而贈太尉安守忠之孫自言故命  
存考定而降是詔

修太一宮

熙寧四年十一月丁亥遣將作監官度地修太一宮先是  
司天中官正周琮言據太一經推算熙寧七年甲寅歲太  
一陽九百六之數至是年復元之初故經言太歲有陽九  
之災太一有百六之厄皆在八元之終或元之初陽九百  
六當癸丑甲寅之歲為災厄之會而得五福太一移入中  
都可以消異為祥竊詳五福太一自雍熙甲申歲入東南  
巽宮故修東太一宮於蕪村天聖己巳歲入西南坤位故  
修西太一宮於八角鎮伏望稽詳故事崇建宮宇迎五福  
太一於京師上省其奏乃命度地建宮於集禧觀之東  
五年六月乙卯禮院言中太一冠服依東西太一而東西  
太一惟五福君恭冠通天冠大遊以下皆冠道冠案史記



天神貴者太一之佐曰五帝又方士言十太一皆天尊神  
伏請並用通天冠絳紗袍從之 六年四月乙酉中太一  
宮成以右衛都監真靖大師陳景元為宮主景靈宮抱一  
大師蓋善言副之餘知職散衆道士令景元博選有行業  
精潔之人毋過二十人歲披戴悉依東太一宮例 九月  
辛酉命宰臣王安石為奉安太一使樞密院陳升之參知  
政事馮京王珪樞密副使吳克恭提為前導官龍圖閣直  
學士孫固管勾鹵簿儀仗入內都知張茂則都大管勾  
十一月癸丑冬至奉安中太一神像德音降天下繫囚雜  
犯死罪徒流以下釋之應諸路災傷民戶本名稅物失計  
致違者限不該檢放者監司體量檢放先是上以久旱欲

因冬至發德音順承太一之貺手詔令輔臣相度王安石等請如詔旨擬合施行事目進呈上於禁中增入板故一節蓋上察於政事郵民如此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三

神宗皇帝

神諤城絳州

治平四年六月陝西轉運使薛向言知青澗城神諤招西人朱金陵最為橫山得力酋長已給田十頃宅一區乞除一班行使誇示諸羌誘降橫山之衆詔增給田五頃向在英宗時嘗獻西陲利害十五篇去冬又上疏陳禦邊五利一曰選將帥以制其衝二曰亟攻伐以罷其敵三曰省戍兵以實其力四曰絕利源以弊其國五曰惜經費以固其本選才謀居要害任權變廣招置募鄉導行反間使其君臣搆貳自相屠戮用智而不用力所以制其衝也諫先舉

之策行淺攻之術諸路分據地勢犄角進兵聲援相及若  
首應尾使其備東北則擊西南徂以歲月勞於奔命所以  
罷其敵也東兵屯戍去遠就勞不知軍情不習地勢坐糜  
廩食欲戰先北今若省之全任土兵減費重威所以實其  
力也罷其賜予禁其市易絕其鹽利設官致兵杜衣食之  
源所以弊其國也今數道宿兵調度鉉急稍失經畫則徒  
困良民而無補國用宜鑿康定之失蠲倉卒之暴任公實  
之謀使府庫充物而農商不殘士飽氣勇以攻則克以守  
則堅所以固其本也疏奏英宗稱善嘗置左右上見而奇  
之會遣臣多言橫山族帳可招納者是日辛未召向入對  
密賜金五十兩及辭去又賜金凡向所陳計策上皆令勿

語兩府自以手詔指揮樞密使文彥博等皆執不可宰相  
曾公亮獨贊之 上先以向所上疏并西陲利害付文彥  
博令具可否條例錄進彥博奏陳觀向之所陳大要有五  
上三策不待論而利害可知所謂惜經費者此乃方今至  
切之務最要講求向云自寶元初守官陝右出入兵間首  
尾七年目覩心計固宜詳悉然謀政料敵老將所難兵者  
大事不可輕言之古人論兵至謹至重向謀雖可採言亦  
似輕誠願謹之重之 九月先是薛向神諤言蕃部鬼名  
山有歸附意及高遵裕還自夏州又言若納鬼名山則橫  
山之民皆可招來 己亥司馬光上疏竊聞邊臣言趙諒  
祚部輕沉嚙側欲以橫山之衆攻諒祚歸命朝廷許令招

納進謀者但言其利不言其害爲今之計莫若收拔賢俊  
隨材受任以舉百職有功必賞有罪必罰以修庶政選擇  
監司澄清守令以安百姓屏絕浮費沙汰冗食以實倉庫  
詢謀智略察驗武勇以選將帥申明階級剪戮桀黠以立  
軍法料簡驍銳罷去羸老以練士卒全整犀利變更苦窳  
以精器械俟百職既舉庶政既修百姓既安倉庫既寔將  
帥既選軍法既立士卒既練器械既精然後爲陛下之所  
欲爲復靈夏取瓜沙平幽薊收蔚朔無不可也疏奏上責  
樞密使文彥博曰輕泥壞側司馬光矣由知之且言光忿  
躁欲加重責始有復選翰林之議 壬寅司馬光對延和  
殿言趙諒祚稱臣奉貢不當誘其叛臣以興違事上曰此

外人妄傳耳無之光曰外人言揚定高遵裕薛向王种建是策上曰數人者皆習邊事但使之安集熟戶耳光曰王种多詭詐嘗噉羗叛而招之以為功今以其父用之正如趙之將括耳且陛下知薛向之為人否上曰知之光曰以為端方以為險巧上曰固非端方士也但以其知錢穀及邊事耳光曰錢穀誠知之河朔見錢鈔至今為利邊事則未知也 九月中書樞密院議邊事多不合趙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密院降約束郭達修堡柵密院方詰之而中書已下褒詔御史中丞滕甫言戰守大事也安危所寄今中書欲戰密院欲守何以今天下願勅大臣凡戰守除帥議同而後下上善之 十月先是六月小諤奏諒祚累

年用兵人心離貳嘗欲發橫山族帳盡過興州族帳皆懷  
土重選以故首領嵬名山者結綏銀州人數萬共謀歸順  
既已直奏且申經畧司陸說報諤先諾嵬名山自能捍禦  
夏人則受之若欲入居塞內則勿受也諤言當今於綏銀  
住坐其七月詔下諤奏付說乃詔薛向至延州台諤赴經  
畧司審實密議措置以聞說等共畫三策使名山直取諒  
祚不能取則守其地以拒之最下乃退保兩界不折地遠  
張穆之人奏說意朝廷必不從也已而向與穆之偕行令  
穆之或言招納之利尋有詔從說等所畫策諤遂遣謀者  
與嵬名山約日會綏銀不復告說口說累戒諤毋深入應  
懃時諤已先諾嵬名山度說必不許發兵丙辰悉以所部



兵與折繼世先發戊午會於懷寧寨庚申入絳州遂興版  
築土城繼世入銀州蒐名山所部族帳悉降酋首三百戶  
一萬五千口四萬五千一百精兵萬人孳畜十餘萬分處  
族帳於艾村及懷寧寨說始得誇狀大驚即劾誇搆與兵  
貽書大彥博曰開闢以來未有此也蒐名山本熟戶自幼  
被虜為銀夏絳州軍司有小帥三千餘人牙頭吏文屈子  
者狡獪為衆貸諒祚息錢不能償時大饑諒祚數點兵屈  
子乃說諸小帥密謀內附假託名山誇即奏之募熟戶韓  
輕持蠟彈與名山以誘納之輕獨與屈子語名山實不知  
也及輕報誇如期發兵折繼世卒會直抵名山帳名山驚  
起屈子及小帥脅之曰宋兵十萬至矣名山遂降誇初城

綏州縛邕爲棲櫓狀衆望見驚以爲兵始至而城守已具  
若有神助乃引去八日之間敵兵三至諤輒擊却之其後  
詔遣中使按邊帥召諤議事因盛兵入寇諤回宿懷寧使  
鬼石山率其屬以百人挑戰踵以正兵至吾祠谷升據其  
險諤曰彼失此利吾勝必矣既而望見其中指呼若將持  
突狀乃分裨將燕達劉甫爲兩翼諤居中爲三軍令聽吾  
鼓聲緩則徐進急則疾戰又使寨中人老幼悉乘城持捷  
張布囊爲疑兵諤手劍不介而馳之城中上下皆鼓噪其  
衆方披靡驚視三軍已萃於陣中央彼益紛亂其腹心皆  
潰我軍所向衝擊追奔二十餘里斬首七百餘級獲駝馬  
戈甲萬計綏州旣城議者以爲孤城深寄北境難守不如

素之誇獨謂此扼三大川口夏人號曰李王心古者上都  
言其地形高下視諸郡也且其旁多沃壤誠分處屬國置  
弓箭手萬人可減屯戍省饋餉邊足以強因請乘勢大舉  
盡復河南陳五可取之策誇尋得罪去權發遣秦州李師  
中書夏人方入貢叛狀未明恐彼得以藉口徒起雲端無  
益於事十一月廊延經畧司言夏國宥州牒蕃部寬名  
山等五百戶內附折馬山將兵入界招收乞以寬名山等  
還本國及誅馬山馬山即繼世著名也樞密使文彥博以  
爲諒祚稱臣奉貢今忽襲取其地無名請歸之御史中丞  
滕甫知諫院陳薦楊繪皆請治薛向种諤罪以安西夏不  
聽丙戌韓琦判相州上諭以寬名山事欲令琦暫往相

州却來永興經撫西邊琦退而上疏曰臣元不知朝廷措  
事本末不審投采蕃族得其壯兵幾人种諤所領熟戶又  
復若干朝廷又不曾與邊路帥臣預謀及新經優賞之後  
災旱民困之時未有大段錢帛糧草兵力戰具准備及開  
展興修城控扼要害杆衝投漢蕃族次第是日十二日丙  
戌改命琦判永興軍兼陝府西路經畧安撫使賜手劄取  
令治裘并封示蔡挺李肅之所奏事琦即奏曰薛向始議  
招誘橫山一帶蕃族已而种諤擅取綏州啟此弊端朝廷  
急遣向往遂主諤議檄諸路舉兵牽制環慶李肅之領眾  
七千破蕩族帳乃是舉無名之師及殺戮橫山老幼豈招  
誘耶涇原蔡挺又欲合環慶兵直趨興靈帥臣肆意妄作

自棄誓約取怨西北以開禍亂之原臣朝夕引道非難但  
邊事倒錯如此須稟朝廷成算願召二府大臣早決之  
丁亥夏人欲執景珣來獻以易寇名山判延州郭達言夏  
人詐謀不可信若納珣而拒名山則素前思生後怨朝廷  
乃拒之 丁酉以寇名山為右千牛衛上將軍 癸卯鄜  
延路經畧司言知保安軍楊定都巡檢侍其臻順寧寨張  
時庸與西人於界首議榷場事被誘過界並為所殺楊定  
每奉使至諒祚所常私見諒祚稱臣拜謁許以緣邊熟戶  
歸之及种諤取綏州諒祚以定為曹已故并臻及時庸誘  
殺之 十二月壬子樞密院言西事方興用兵有漸欲預  
戒諸路帥凡十四條一協心講求兵政各務周知利害二

躬訓練士卒令武藝習熟三熟知山川險易道路遠近敵人情偽四鑒康定用兵失策五熟議戰守之兵各有定數兵有定將量力應敵六緣邊小堡若遇大寇併入大寨七夏兵大入赴救牽制毋得觀望及輕舉動八精選間諜候其動息九詳行軍賞罰倉卒易以處分十愛惜邊儲毋得妄用十一機宜官整比文書以待緩急處制報應十二機宜官毋得與兵官過從結納十三毋得冗占兵士妨訓練戰守十四約束未盡續條列利害以聞從之是月韓琦至長安先是諸將得鄰帥或監司移文即領兵入西界紛亂無節制琦入境亟檄諸路非主帥命舉兵者軍法從事諸將自是乃知紀律初薛向賁遠等議欲留絳州令折繼世

統降人守之詔琦度其可守可棄以聞已而西人誘殺楊  
定等琦即奏西人若此絳州不可棄也請從向達等議樞  
密院以詔旨詰之琦復奏絳州川內甚有膏腴空閑地若  
令降人蒐名山與折繼世等因而據之其手下人戶皆令  
在絳州川內相近居處各人知有產業日久可自存活自  
然并力以扞諒祚似合機會蓋欲以空城付之使數萬必  
死之兵牽制西人常令屯守隄備曠日持久自當疲弊今  
已納其降人得城與地而反自棄之乃是先形自弱之勢  
也朝廷前降指揮許以絳州城與蒐名山住坐亦是全朝  
廷信約若更厚撫繼世蒐名山使過所望則必各盡死力  
以報朝廷是以敵攻敵於國用別無所耗萬一二人者他

日不能抗而失之亦不繫國家邊鄙利害則諒祚所損固  
不勝其計矣諒祚戰數敗國中饑困以琅瑤鍊鎖銅鼓揚  
定將獻之求和未行而諒祚病死其子秉常嗣立乞遣使  
告哀琦因奏當此變故尤非弃州之時願且留數月以觀  
敵情他日再許納款猶可為議論之端樞密使文彥博呂  
公弼恥於中變督促弃州如初琦亦條陳不已上遣入內  
押班王昭明齎手詔訪琦利害琦復具奏乃詔絳州如琦  
議熙寧元年二月种諤奪四官隨州安置初有司奏劾諤  
擅興生事詔繫長安獄或以咎諤諤曰寇名山舉衆約降  
既聞於朝矣若緩以待命事機一失則數萬之衆殃於敵  
手為邊生事不細吾寧生死以就國事乃悉焚當路所與



簡牘置對無一語置人性自引伏雖該陝西曲赦終坐責  
先是樞密院以上意與郭達毀棄絳州曰國家封疆萬  
里豈與夏人爭尺寸之地達未至賈達遂以兵驅降羌出  
塞外云悉已逃去掌機宜文字趙高言絳州不可棄我勸  
達招集降羌使還守絳州不然且為邊患達從之及韓琦  
令鄜延勿給嵬名山糧追還戍兵若諒祚攻嵬名山亦勿  
救也達以為不可琦達劉航往詰達固執不可曰如此則  
降羌無以自存皆潰去矣琦從之是月運舟州粟以給降  
羌人日三升達因選其強壯千餘人刺為兵餘丁皆刺手  
為忠勇字使不得逃去又以而不耕田及絳州旁近闢田  
給之使耕其初降時并老弱凡二萬餘人死於戰疫及逃

去僅存萬餘人耳 三月庚辰夏國主秉常告哀使薛宗  
道等十三人至命新河北轉運使韓績陝西經畧司勾當  
公事劉航就都亭西驛詰問所殺傷楊定等及擄掠熟戶  
不遣使賀即位降詔不承等事宗道言李崇貴等見已禁  
錮俟朝旨至即拘送及陳夏國子母悔過惟命是聽之意  
上乃令績諭旨今為夏國畫長策度彼親責任事首領亦  
必止三五人欲並自朝廷除官仍於歲賜內割五萬數定  
充所除俸給所貴同心助口効順中國 五月丙戌郭達  
言夏國遣人奉誓表送殺楊定人偽六宅使李崇貴韓道  
喜及所擄去定子仲通已至界首詔遣使臣二人監管崇  
貴等乘驛赴闕楊定等死達密詢邊吏得殺定等首領名

謀告曰夏人將斬殺定之人於境以謝罪遠曰此特斬口以給我檄宥州詰人且曰必執李崇貴等來口曰殺之矣遠曰崇貴等見存職任狀貌如此何可欺也夏人懼乃以實告初薛宗道受韓鎮所議歸白秉常秉常不許宗道始歸遠言朝廷欲以官爵授秉常左右任事之人彼主幼國疑當不受詔借或受之必僞立姓名以邀金繒且彼既恭順宜開布大信以示威靈所加不宜誘之以利秉常固不受詔如遠所言六月癸亥賜知渭州蔡挺勅書獎諭以韓琦言鎮戎軍業變會乃控扼西界要害處獨挺能修築堡寨凡錢糧材木版築之具皆不愆於素而又能廣招弓箭手使不費衣原而兵備益葺初秉常遣使告哀琦言西

夏自誘害楊定以來與朝廷相絕今遽遣使來告即見其國內餓喪來此危迫故急來赴訴此時若不直以彼國前違犯誓詔之事先行詰責及令縛送害定等人李崇貴等歸朝廷以雪數家之冤以正國體俟其一順服然後許苟便如此元昊身死之初亟行小童策命之禮且要無事即恐一失機會轉難控制遂以便宜檄提興役業變會後賜名曰熙寧寨 七月以陳升之知樞密院事初升之與文彥博固爭楊定不可使上不聽定既被赦上思其言於是復召用之時薛向監信州道逢升之盛言得綏州之利升之再入遂言綏州不可棄與彥博異議 十二月庚戌賜夏國主嗣子秉常詔曰朕肇膺皇麻奄宅萬邦凡撫遠

人必推大信乃顧西陲之守實殫累世之忠爰自近年頗  
懲故矩以至間令首領誘害邊臣夜違憲度之常自絕貢  
輸之路才行詰問忽報山哀而能德事以謝愆瀝哀而請  
命今方罹於荼毒當曲示於慰存乃復羈送罪首載馳使  
介願堅誠節規欲自新今又奉表及已稟從聖旨歸納塞  
門安遠二寨仍乞別進誓文永遵臣禮詳覽來請朕甚嘉  
之候誓表到日即遣使封冊并以綏州給還所有歲賜自  
封州後並依舊例 薛宗道既得罪秉常更遣都羅重進  
來言曰主上方以孝治天下而反教夏國之人叛其君何  
哉朝廷乃罷分賜首領之議止今歸納二寨還以綏州重  
進凡三往反誠之於是始奉表聽從故朝廷谷秉常詔許

行封冊然猶未遣使也 丙辰詔夏國殺楊定人李崇貴  
韓道喜並免決崇貴刺配洪州道喜編管廬州 己未奪  
楊定出身以來文字籍役田宅子仲通廣南編管定左右  
賣國朝廷初不知既被赦猶贈官及崇貴等至事乃露故  
有是命 二年三月戊子夏國主秉常進誓表請給還綏  
州即歸塞門安遠二寨乃以誓詔答之候交割二寨始還  
綏州 七月己丑上書以西夏累世桀驁背惠寇邊朝廷  
每遇罷兵處置無法以致悔慢乃詔文彥博等各言邊防  
久遠備禦之策及降手詔付陝西河東帥臣條上便宜至  
是採合羣策凡十六門奉旨裁處又增十事仍令擇使持  
所著便宜與邊路帥臣再議論審擇可否候至則再具擬

定取旨 十月改綏州爲綏德城其知城以下防托兵官  
使臣委郭達選差把截堡鋪守禦兵馬器械等並從長處  
置以聞先是韓煥與夏人議許令納安遠塞門二寨還以  
綏州郭達曰此正商於之地六百里也煥詰夏人曰二寨  
之土田何如夏人曰安有遺人衣而留領袖手煥信之兼  
常既受封冊遣使來交二寨達令主管機宜文字趙高往  
受之夏人欲二寨綏州同日交達使先交二寨地界然後  
還綏州夏人曰二寨塞基是也何地界之有高曰若不得  
地界但得此二牆墟安用之因言綏州與之亦用兵不用  
亦用兵邊備未可弛也時已有詔俾達焚弃綏州達曰一  
州既失二寨不可得中國爲夏人所賣安用守臣爲願以

死守之藏其詔不出具奏乞召高赴闕詢之上得奏大驚  
顧謂文彥博曰不知絳州今存否亟問之彥博等皇恐即  
降詔云某月日指揮不得詔至屬僚皆驚曰前詔云何未  
之見何也達徐出示之皆歎伏達乃以前詔上言絳州具  
存且自劾違詔之罪詔棄達曰淵謀秘略悉中事機有臣  
如此朕無西顧之憂矣於是詔城絳州不復以易二寨

戊戌蕃官禮賓使折繼世爲忠州刺史左監門衛將軍蒐  
名山爲供備庫使仍賜姓趙名懷順以其防托絳州日久  
故也 己未夏國使者周育訛來謝封冊王安石曰今既  
封冊秉常宜堅明約束勿令邊將生事安立城堡爭小利  
害自作不直上以爲然 四年九月庚子夏國主秉常遣



使昂彝寇名懷榮等八貢表乞絳州城願依舊約詔答曰  
所言絳州前已降詔更不令夏國交割塞門安遠二寨絳  
州更不給還今復何議止令廊延路安立絳德城界至外  
其餘及諸路並依見今漢蕃住耕牧界至立封堠掘壕塹  
內外各認地分樵牧耕種責彼此更無侵軼俟定界畢別  
進誓表迴願誓詔恩賜如舊其表詞曰臣近承邊報傳及  
審慈起勝殘去殺之心示繼好息民之意人神胥悅海宇  
歡呼仰戴誠深抃躍曷已恭惟皇帝陛下深窮聖慮遠察  
邊情念茲執戟之勞恤彼交兵之苦豈謂一城之地頓傷  
累世之盟凱斥邊吏之云爲乃是天心之惻隱況此絳州  
居族歲久悉懷戀土之恩構情情深終是爭心之本遠施

命令早為拔移得遵嗣襲之封永奉凝嚴之德矧使枕戈之士翻成執耒之人頓肅疆場重清烽堠願惟幼嗣敢替先盟翹仰中宸願依舊約貢獻贊寶豈憚於踰沙向日傾心彌堅於述職偽學士景珣之詞也 十二月甲寅詔廊延路經畧司定立綏德城界又遣官往諸路緣邊封土掘壕各認地分知登城縣范育陝西轉運司勾當公事呂大忠皆辭行育言溝封之制非今日之先務其不可為有四抑又有大於此者臣聞言至不納而天下莫之欺德至不爭而天下莫之校前日疆場常嚴矣一旦的敗兵革闕者跌於前耕者沒於後而封溝不足恃矣囊動情睽詭計百出使人左復甲兵右興金繒朝委而烽烟夕舉其約誓不

足制矣故保疆場不如立約立約不如敦信信定於心而  
已矣臣又聞周官大司徒立封溝於邦國都鄙至於不服  
則職方氏辨之而已行人制員而蕃國不與焉蓋聖王之  
於天下嘉善而矜不能以爲號令賞罰之所不加則責之  
意略爾西人之情難知其服未可信其弱未可輕臣願陛  
下蒐簡軍實選將屬師積穀塞下以御其變消患於無形  
制勝於不動凡此今日撫綏之先務也大忠言伏聞朝廷  
將使立定夏國地界此誠陛下安邊息民之策恐不在此  
臣輒有五不可之說非徒五不可又有大不可者一焉無  
定河東滿堂鐵碯平一帶地土最爲膏腴西人賴以爲國  
自修綏德城數年不敢耕墾極爲困撓竊聞今來願於綏

德城北退地二十里東必止以無定河爲界如此則安心  
住坐廢田可以盡開彼之奸謀蓋出於此若遂使得志一  
旦緩急廊延可憂此所謂大不可者一也又言臣等被命  
而行不敢不先示以信上全國體萬一踈虞則朝廷如何  
處置移文詰問必謾然不報舉兵討罪又力所不堪復與  
之和勢皆在彼百端呼索須至含容挫損天威無甚於此  
不可不慮也王安石不以育大忠所言爲然白上曰臣謂  
朝廷但遣育於延州立封溝非遣育於夏州立封溝於周  
禮有何違異大忠言但當擇帥不當立封溝臣謂朝廷但  
遣大忠立封溝即不責大忠擇帥育與大忠恐不可遣乃  
差劉宗傑及蘇于師中樞密院初不欲立封溝及議差官

先擬薛昌朝上既不用昌朝而有與大忠議復吳昌朝育  
皆中書所片者故安石再疑文彥博等設意沮已云 五  
年四月丙寅詔廊延經畧使權發遣延州趙禹於緜德城  
界相度要便有水泉處修置堡寨先是禹欲乘夏人不意  
占據生地築堡寨上問執政如何僉以爲禹不肯妄作宜  
從所乞王安石曰今日要與夏人絕即明絕之要與和即  
須守信誓既約彼商量地界遠出不意占據生地非計也  
兼我所以待夏人不在數里地不計有無上曰朕亦疑此  
計未善因令禹具析利害以聞禹請築堡寨於界內乃降  
是詔 丁卯詔趙禹候分畫地界畢繳納先許使宜行事  
指揮 八月壬午夏國進表不依舊式但謝恩而不設誓

又不言諸路商量地界事樞密院共以為疑上問如何王  
安石曰中國與夏人要以宗社殄滅為誓非得已今彼如  
此但降答詔甚善文彥博曰如此即今年防秋如何上曰  
使得誓表如何使保彼不便為變彥博曰盟誓自古所有  
要之天地神祇尚恐其變若更無此如何可保安石曰若  
盟誓可賴則夏國引前誓足矣臣恐誓與不誓皆不可保  
然彼既得歲賜必不便敢旅拒彥博又以為夏人狡猾包  
藏不可知如何使敢弛備安石曰其勢可見即其情可知  
恐不足過慮徹備無妨彥博又曰有明盟誓則彼違盟誓  
我有辭安石曰若力足以制夏國豈患無辭馮京曰太祖  
得蜀人與河東蠟書曰我伐蜀有辭矣安石曰太祖偶然

有此語若蜀可伐雖無蠟書太祖不患無辭如太祖伐江南豈有蠟書但我欲行王政爾乃擅命一方便為可伐之罪如夏國既稱臣未嘗入覲以此伐之亦便有辭臣以為不患無辭患無力制之而已上以為然乃降答詔 辛丑權發遣延州趙高為起居舍人仍賜紫章服以定綏州地界之勞也初夏人屢欲款塞每虛聲搖邊上手勅問方畧高審料形勢為破賊之策以獻遣曲珍呂真分巡東西路與兵千人鈐轄李容自恃宿將謂高儒者不知敵情曰彼宣威夏來耶誠遇敵千兵何為請罷之以待防秋高笑不答賊方以四萬眾自間道欲取綏州至魯班崖遇曲珍以吾為知其謀皇駭亟戰呂真繼至寇敗走俘斬千餘是秋

謀言夏大閱將入寇容懼亟請濟師高不聽邊亦無警生  
謀者容等慙服夏自失絳州懷未能已屢測朝廷意高揣  
知其情奏言夏使請和必欲盡絳州界望今聽本路經畧  
司分畫歲賜則以通和之日復焉於是事定高謀居多故  
賞之

此據范百祿所為墓誌銘

韓琦築甘谷城

熙寧元年七月乙亥名秦州新築大甘谷口寨曰甘谷城  
即軍築城也先是韓琦遣李立之馳奏請修軍築城柘  
院難曰軍築城是秦州熟戶地土將來興置一兩處接連  
古渭又須添屯軍馬計置糧草復如古渭之患琦復奏曰



竊觀後世圖制匈奴患其西兼諸國故表河列郡謂之斷  
匈奴右臂隔絕南羌今西夏所據蓋多得匈奴故地昔取  
一時之議廢弃靈州以來因失斷臂之勢故得明元吳更  
無忌憚得以吞噬西蕃以至甘涼瓜肅諸郡至寶元初始  
敢僭號遂一向攻脇秦渭諸蕃近年西人復將西市城修  
葺建爲保泰軍去古渭寨一百二十里去漢界之近自前  
未有也久在西陲諸知邊事者皆謂城軍寨則可通難川古渭  
城外禦之勢隔絕得西人併吞古渭一帶諸蕃與山藥木  
征肯唐等族相結之患臣復見湟原路原州有明珠滅藏  
康奴之族廣有人力以居處恃險從來點集不起後范仲  
淹於三族之北與西界相接處修葺靖安城軍一寨併空

平耳塚城二堡其明珠三族於是不敢作過聽從點集若  
謂修城之後有積聚糧草之費臣以爲不然蓋軍策旣城  
則秦川三陽伏羌永寧皆在近裏可以均勻抽減遂寨之  
兵往彼屯泊更有初置酒務場課利相兼充贖詔從之

初秦鳳副都總管楊文廣受韓琦檄募募城文廣卽飭  
諸將聲言城噴珠率衆至其處日已暮乃急趨募城屯列  
旣定遂明敵騎大至知不可犯而去遣書當白國主以數  
萬精兵遂攻文廣遣裨將襲其後所獲甚多或問其故文  
廣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必爭之地彼若知而據之則未可  
圖也文廣業之孫也韓琦又言已探秦鳳路於攝珠谷築  
一大堡候卑工乞廢罷納連山丹菜園白石了鐘五堡使

臣戍兵撥珠堡成賜名通渭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三